

XIA SHU

小说界文库

病相报告

贾平凹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界文库

病相报告

贾平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相报告/贾平凹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21-2388-X

I.病… II.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448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袁银昌

病相报告

贾平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ISBN 7-5321-2388-X/I·1904 定价:18.00元

人物介绍

- 胡方**：出身于陕南荆子关镇的一户财主家，早年离家出走，落脚于共产党控制的延安边区，参加了革命，成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写文章，擅长擦像。1945年从延安派遣到陕南游击大队，历经战事。其间曾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虽逃脱，但从此留下历史污点。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转业于成都某文化单位，不久受捕入狱，继而在青海劳改，又在油田上生活过一段。邓小平执政时期，得到平反，转回内地，分配在西安社科院工作。
- 江岚**：生于陕北延安的郊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歌善舞。在文工队时与胡方有过恋爱关系，胡方去陕南游击大队后，同队友韩文到了东北战区，并与韩文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于北京某电影厂。
- 叶素芹**：四川人，青年时代思想激进，在成都与胡方结婚，后同胡方一块调往西安，在某部门从事行政工作。
- 冬梅**：为胡方被俘后与当地农家女结婚所生的女儿。其夫是青海油田工人，夫去世后携女儿落脚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三原县，任小学教师。
- 韩文**：东北沈阳人，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同胡方、江岚一块在边区文工队，后在东北与江岚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北京，在市政府机关任职。
- 胡亥**：胡方与叶素芹之子，前卫派诗人。
- 景川**：陕西三原县人，曾与胡方在青海同一油田的一个热泵站工作。后调回内地，在西安市政府某局任职。是胡方相处最久关系最亲密的朋友。
- 曾林**：西安市人，观念艺术家，为胡方的忘年交。
-

DJIE WENKU

它其实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胡方和江岚以终生来完成了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苦难的、悲惨和苍凉的。这如污泥塘里开出了绚丽的莲。

那么，为什么叫“病相报告”呢？胡方和江岚的爱情之所以是苦难的，那是因为时代病了，社会病了。而数十年的中国，各个时期有着各个不同的病，这就是作者要报告的事。

小说写了人的一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交错进行的方法。这充分展示了人物心理，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表述“看法”，使小说更显力度，又使故事不单一，充分展现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以及在这浓重的大背景下聚光照耀两人爱情之舞。

作者仍坚持形式传统的、平实的，而作品境界上则是现代的、人类的写法。

人生的苍凉，故事的浑然，留给我们的的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的咀嚼和对生命之花绚丽的赞歌。

它是某种意义的“恶之花”。

贾平凹简介

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行世有《贾平凹文集》(14卷)等，主要作品为《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天狗》、《黑氏》、《美穴地》、《五魁》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

目录

病 相
报 告

病相报告····· 1

后记····· 298

关于对贾平凹的阅读····· 胡天夫 305

訾林

我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经历是胡方从运灰车上溜了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很黑，风尘混乱，我赶过去差不多是子时吧，他已经穿上衣服，但一只袖子并没有伸进胳膊，第三枚扣子扣在了第五个扣门里，西服就在胸前壅了一疙瘩。裤子也没有完全穿好，半个屁股还露着。江岚，她一定是吓坏了，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条脚被胡方的身子压着，一条腿斜着蜷在身后，怀里抱着胡方的头，而眼镜就挂在床沿的被角上。那只唤做狐的狗龇牙咧嘴地叫，和屋外的沙尘暴的肆虐声搅在一起，异常的凄凉恐怖。很显然，胡方是从床上跌下来的，他突然地头疼欲裂，在床上打滚，要江岚用带子勒他的脑袋，江岚慌乱着找带子，没有带子，曾经用她的丝袜来勒，但丝袜太短，无法勒紧，她拿手使劲地掐他的太阳穴，像箍一只要破的罐子，便看见了衣架上的风衣系带，因为太急，抽系带时将衣架也撞倒了，而胡方在那时从床上赤身跌了下来，

同时口里喷出了一股污秽。一部分的污秽是喷在了江岚的身上的，这从她的头上额上可以看出，一撮乱发糊成毡片。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要出大事了，才给我拨的电话，然后就穿好衣服也给胡方穿了衣服。那是一位很高贵的女人，她不愿意我作为晚辈的来了感到尴尬。但她没来得及收拾沐浴过的盆水和还燃着的藏香，两个高脚玻璃杯中的残葡萄酒还闪烁着嫣然如血的颜色。她要把胡方扶上床去已无能为力，企图能抱到床边的沙发上让他躺好，胡方的块头却太大了，她抱着他的上身往沙发上去时自己也摔倒了。我在门口，惊骇得茫然无措，我听到她在说：胡方，你要挺住，你一定得挺住！胡方已说不出话，嘴巴明显地向左边抽，白沫就涌出来，像肥皂泡一样堆在了口角。

沙尘暴的吼声还在继续，风从开着的门里进来，忽地将一张纸贴在了墙上，狗跳起来要抓纸，没有抓着，落下来撞翻了沐浴的瓷盆，水在地上乱钻。

“狐，狐……”江岚扔过去一个东西，训斥了一声，便绝望地看着我。

我把可怜的老人背出了楼道。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沉重，简直是一袋沙子，而且往下坠。我只有弯下腰，一次又一次使劲地将他往背上拥送，就在再次拥送的时候，发现了楼道外的一辆空车。这

是白天里修建楼前下水道运灰的那种推车，小小的箱内用铁皮钉着，没有后挡板。我把胡方放了上去，高大身躯似乎难以装盛，只好委屈他了，让他蚂蚱一样蜷着，我说，阿姨你跟着我吧，推了车就走。江岚哎了一声却歪在了地上。我回过头去，她已经爬起来，又在低声呵斥着狗：“狐，狐，你不要来，你给我回去！”狗是跟随着我们一块出来的，它叼着的是胡方的一只鞋，竟撵上了车就跳了上去。

小巷里的灯光昏暗，路面不平，小推车就撞磕着跳舞，并且发出嘎嘎的响声。速度太慢，我又掉过了车头，拉着往前跑就容易多了，一时便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两边的巷墙上忽大忽小，恍惚如鬼。跑过了一间小杂店，店还没有打烊，伏在柜台上打盹的老板娘猛地醒来，说了一句“哎哟！”运灰车已经闪过巷口的漫坡。坡道边的电杆上，有人在偷贴治疗性病的广告，听见响动，立即消散。懒得理这些游医！我大声地唾出一口痰，抓紧了车把猛一拐弯往前跑，跑得飞快，像狼撵一般。差不多跑到十字路口，听见了江岚在后边嘶着声地叫我，扭转身来，天哪，车子上竟没有了胡方，胡方是躺在一百米外的地方。胡方是从运灰车上溜滑下去的，溜滑下去我却全然不知！再折回去，重新抱了他到车上，人已昏迷，虽然让江岚也坐上车搂着他，他那颗脖

子撑不住的脑袋像西瓜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并且大小便失禁，稀粪从裤管里流出来。

可以说，我是没有拖延时间的，一到医院也及时作了头颅 CT 扫描。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他脑颅出了问题：叠体池和右侧室受压变形，中线结构左移 30.9cm，右颞叶区呈大片状高密影，出血量约 170ml。医生开始训我，如训孙子，说病人本不该出这么多血，应该平躺着送来，这样窝蜷在小推车上，只能是加速他死亡。我惊愕了，没敢说出胡方还曾经从运灰车上溜下来过的事。我为我的无知而脸色通红，像被无数的巴掌扇着。胡方很快送到了手术室，我和江岚就站在手术室大楼道的过道，浑身像虚脱一样没了力气，后来就瘫坐在地上。过道很黑，尽头的一面玻璃窗子泛着白光，楼外的风透过砖呜呜地像吹哨子，在三层或者四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有窗子的玻璃突然在风里吹落，发出一阵尖锐的碎响。护士从手术室出出进进，每有出入，我就盯着他们，张嘴要询问，但他们根本不理睬，甚至连瞅一下我的意思都没有。胡方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嗡嗡作响。管林，你该挨训，你怎么就考虑不到这就是脑出血，让胡方平躺了而去接医生来呢，什么都不懂，你这个白痴！胡方的昏迷完全是你让他滑溜下车造成的，

王八蛋，你是谋杀者，刽子手！我拿脑袋使劲地撞击墙壁，咚，咚，咚咚。江岚扑过来抱住我，我听见她在说：訾林，你不要这样，这都怪我害了他。她说过了，发白的嘴唇哆嗦着，又说了一遍：都怪我害了他。

“不，不……这怎么能怪了你呢？”

“是怪我，我不该来的。你知道他有高血压史吗？”

我摇摇头。

“他睡前是吃过药片的……”

“他真吃过药片？！”

“我问过是什么药，他没有说，塞进嘴就咽下去了。”

“发病是几点？”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是容易犯病的时间吗？”

我那时语言零乱不堪。我说，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十一点二十五分与犯病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我突然地嚎啕大哭，响动以至于使那只狗惊倒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它就是那一刻里四蹄支不起了身子，三天里脑袋扑塌着，不吃不喝也不再叫，直到死去。

景川

越过了秦岭，汽车就一直沿着丹江往东南钻。山深如海这话一点也没有错的，你随时都会失去方向感，不知身在了何处。满车的人，谁也不敢瞌睡，先是担心着山崖上的危石在风里要掉下来，挡住了去路或咚地砸落在车顶。再是隔窗看见了万丈峡谷下的江流，而车在拐弯处路突然地看不见了，便杀猪般地尖叫，似乎车向那黑黝的崖壁直接撞去，又要反弹过来，撞在了峡谷的树上，就翻着筋斗下去了。司机破口大骂：叫你娘的×，不想活了吗？！大家又寂然无声，明白了司机是爷，是上帝，所有人的命系儿他一手捏着，他得全神贯注，不能有任何声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车终于在西峡县停了下来，满车的人哇的一声呕吐，我的那个邻座的妇女就吐了堆污秽又吐黄水，最后竟吐出一条蛔虫来。

我原本要到荆子关的，但我却决定在西峡县城也下车了。这里是闻名的出恐龙蛋的地方，许多年前农民都在山上挖，挖出一颗了可以卖到一万元。

上亿年前恐龙主宰了这里的一切，现在却灭绝了，只留下拳头般大的蛋而且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我顺着街道往前走，一个人就尾随上来悄声地问：收恐龙蛋吗？我说不收，我不是收恐龙蛋的。他说，别人卖的都是用水泥做出来的假货，我这可是真的，你要信的。我说信的。他说，如果放在一定温度的暖箱里可以孵化出小恐龙哩。我说是吗，如果真能孵化出来，那是只跳蚤吧。

“你骂谁？”他突然面目狰狞了。

“我骂我，行吧，我不能骂我吗？！”

我确实是在骂我。尤其身到了西峡县。你想想，解放初期我的父亲便已经是西峡县的兵役局长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最低也是省级领导干部的，但他却死在了四十年前，只留下了我，留下我一事无成！

父亲任兵役局长的第二年，他是回了一次泾阳县。关中平原上的太阳没遮掩，晌午鸡叫饭时，娘正在小屋山墙根给我捉头虱子，舅舅跑来说：他回来啦！娘的脸色立即变了，抱着我就进屋去，啾啾还关上了门，我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人，回到屋里了，还隔着窗格往外看，一队人马就踢哩夸啦从门外的路道上走过。娘在屋里纺线，屋里的光线很暗，但娘把纺车摇得一圈紧似一圈，舅舅是坐在

炕沿上吃旱烟。我看见了一伙人停在了我家门前，打头的一个人骑着白马，旁边有副轿，骑白马的人勒住马头，喊：景川！景川！我哎了一声去开门，娘却一下子抱住我，而且堵住了门。舅舅说让他见见儿子吧，是舅舅把我领了出去，白马上的人在说：景川，长这么高了还梳个蒜苗辫儿？！

“你是谁？”

“我是你爹呀！”

我从来没有爹的。别人有爹的时候，我没有爹。娘说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河里涨大水，她一箢篱就捞上来了。那人从马背上跳下来，穿着军装，齐膝高的马靴咯吱咯吱走过来。我说：我是你爹！

舅舅拍了我一下头说：“别胡说！”

轿子并没有放下，但轿帘揭开了，露出一个女人的脸，嘴肥嘟嘟的像噙着一颗枣儿。她看了我一眼，要笑呀，却突然没有了笑，轿帘放下了。

“茂生哥，”那人说，“我是回来给祖先奠坟的，景川已经长大，可以离开他娘了，放在乡下遭罪该让我带了走。”

舅舅说：“乡下再遭罪，景川也长这么大了！他到哪儿去，他就是呆在乡下的命，他到哪儿去？”

舅舅的话还未落，娘从屋里扑了出来把我往屋

里抱，她的样子很凶，像鹰抓小鸡，我的一只鞋就掉下来。我抱住梨树不走，娘竟扇了我一个耳光，一进门，门就上了栓。

那天夜里，我已经睡床了，娘和舅舅在屋里说话，说的全是白天里事，娘就叫我：景川，景川，你睡着了吗？我没有睡着，我要听他们还说什么。娘就咬着牙说，这些钱我不能要，他现在知道还有个景川哩？钱你拿上，他几时再回来了，你一五一十地交给他。舅舅说，那就放在红薯窖里的土瓮里，还有这顶军帽，他的地址就写在帽子衬布上，你给孩子收管着，他长大要参军就去找他爹！娘说景川饿死也不去找他！舅舅说这你就过分，他毕竟是景川的爹嘛。我在被窝里想：那人还真是我的爹？我的爹个头那么高啊！

但我并没有再见到我的爹。娘不在的时候我钻进了厦子屋的红薯窖里，是发现了装在瓮里的二十个银元和一顶衬布上写着西峡县兵役局字样的军帽，想着爹穿军装的威风样，就憧憬着我长大了，就找这个爹去参军的。可是，我还没有长大爹就死了。爹在生前所能给予我的好处是那二十块银元和一顶军帽。爹死后，我却背着国民党伪军官儿子的罪名，政治上几十年不得翻身。娘从不去理会藏在红薯窖土瓮中的东西，而爹死了的消息传来，她

拉我在地窖里对着那土瓮哭了一场，然后在地窖里挖坑，将土瓮封口埋进去。现在爹平反了，颁发了红塑料皮的证书，还有着一笔不小数额的钱，我来到了西峡，我的身上仍还揣着二十块银元和那顶军帽，我要寻找爹埋在那的坟堆和爹留下的另一个儿子。

我在船一样窄长的县城里沿着一面斜坡往高台上走，高台上是县政府。

“我是景海清的儿子。”

“谁？”接待我的是政府办公室的人，“谁是景海清？”

我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从西安来的，景海清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曾是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的一名师长，后起义参加解放军，又任二十九军的第三师师长，解放初担任贵县兵役局长。五三年清查出他在国民党十三师时围剿过陕西游击队，被政府镇压了。现得以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我是来查询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肯定也受牵连，我得把平反的事告诉他，还有一笔补偿费……

“原来是陈芝麻老账喽，”接待我的人说，“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给你找找我们主任吧。”

主任被找来了，是个长得如蚂虾一样的老头。老头说：让我想想，这几年平反的人多了。……噢，